空中读书

□ 李焕龙

走进机舱，在向笑脸相迎的空姐点头致礼时，我习惯性地问了句有报刊吗，姑娘的小酒窝一闪，字正腔圆地来了句有图书，我当下怔住：在多年的空中旅行经历中，能见到宣传册之外的报刊已是不错，这提供图书的服务还是头一次经见。我当下侧过身来，就想借阅，姑娘微笑着望我一下，朝前一指，轻声说：“请先入座，待会儿给您送去。”我当下明白自己挡道了，道个歉，报了座位号，赶紧向机舱后部走去。

飞机起飞不久，机身刚一平稳，那位空姐就手捧3本图书向我走来。当她展开书封让我选择时，我却一时没了主见。因为，以往在飞机上看书，除了自带图书是目的性阅读外，凡看机上的报刊纯粹是为消磨时光，所以，今天人家送来图书自己却一时不知看啥为好。在我犹豫之际，那本《林徽因》被边座的陌生人拿了，那本《诗经》被中间座位上同操安康方言的陌生老乡拿了，只剩一本《眼缘》，我只好让她给我。

放下小桌板，戴上眼镜，发现这是郑局廷的中篇小说选集，我当下来了兴趣。因为他是湖北仙桃人，我是陕西安康人，我们既为邻省，又同属汉水流域，有种地缘关系的亲近感。加之我读过他获中国人口文化奖的长篇小说《破蛹》，读过关于他获屈原文学奖的中篇小说《国家投资》的评论，便对阅读这本书有了期待感。

我翻至目录，正在五部中篇小说中选择时，飞机上的广播响了，告知大家：中国联合航空建有“空中图书馆”，可为旅客提供阅读服务。我搭眼一望，只见两位空姐推着一车图书从前往后，缓缓而来。以前所见的餐车、货车，此时在这家航空公司变成了书车，让人顿觉书香扑面，如沐春风。

看着空姐从后排开始，在为旅客提供阅读服务，我为他们的阅读推广工作打心眼里点赞。正想去问一下，他们这项业务是否与哪个图书馆合作，书源是由哪家图书馆提供，但见书上没有任何图书馆的登记、编目信息，也没加盖任何公章，只在图书封面贴了个硬质小纸条，印着“仅供机上阅读”6个字，便认为这是航空公司自办的服务项目。

空中旅行，因环境特殊而有许多禁忌，不能玩手机，不能使用其他电子产品，更有聊天、娱乐上的不便，就显得相对寂寞。对此，我的解决办法常为看书，但有几次因为忘了携带，就很难受。那时就想：飞机上若能买书、借书，该有多好呀！有一次，竟在航班上提了建议，不料遭了一个白眼：“在飞机上卖书，岂不亏死呀？”我正尴尬着，但转眼一想，又认为她说得有理。今天，当享受到联航空中图书馆的免费服务，我便理解：只有完全当成公益来做，这等好事才能办成！

空姐推着书车向前走去，我开始翻看手中的图书。对于选集类的图书，我习惯于从后往前翻阅。《眼缘》的最后一部中篇小说，名叫《背西瓜》，以侏儒山战役为背景，再现了新四军机智勇敢，痛歼日寇两百多人的生动故事，展示了以特派员白荷为首的中华儿女不怕牺牲、敢于战斗的精神风貌。

看完这篇，掩卷思考，既为作家的精巧构思叫好，也为那一代热血青年的担当奉献精神而心生感慨。正欲翻看另一篇小说，却见边座打盹了，手上的书掉在了地上。当他拾起书时，我伸手示意一下，他便递给了我。

持书在手，看到封面上的一排小字，才发现这书的全名是《林徽因经典作品集》。打开目录，发现所录作品的文体齐全。诗歌22首（组），其中有我喜欢的《时间》《灵感》《你是人间四月天》；散文只有7篇，光是写给徐志摩的就有《悼志摩》《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两篇；小说仅有1篇，名为《九十九度中》，占据21页，是部篇幅较大的短篇小说；书信9封，除了与梁思成、金岳霖交谈私事，其余均为与胡适、沈从文、朱光潜等大师级人物纵谈学术、文化与国计民生。因为这些书信均系较少面世的珍贵史料，我就一字不落地优先读完，才去欣赏她的散文。7篇佳作，最令人荡气回肠的是写徐志摩的两篇。看来，情感散文是女性作家的拿手好戏。

当我翻回诗歌部分，刚读完开篇的《笑》，飞机上的广播响了，说是即将到达目的地。我向边座还了书，收拾完小桌板上的东西，发现从北京大兴机场到安康富强机场这将近两个小时的行程中，自己静心读书的时间竟有一个半小时。加之这书是借阅的不能带走，凡已读过的都看得非常认真，因而，理解就深于在家读书，记忆也深于以往。那些读后认为很精彩的内容，我都拍了下来，准备回家后再细细研读。

当我走到机舱门口，在与微笑相送的空姐道别时，特意感谢和赞美了他们的空中图书馆，并表示：若再乘坐，一定要带上几种自己所著的图书，捐给他们，以示敬意。

常来常往场中路

□ 周林

场中路是许多人几乎每天都要经过的一条马路，因为场中路上有不少工厂。从表面的路况看，场中路也许是一条普通的马路，没有什么特别的风景。但场中路是一条穿越上海宝山、静安（闸北）和虹口3个地区的马路，这么多年来，尤其是1978年以来，随着上海改革开放和城市化建设步伐，场中路几番拓宽修建，再加上马路四周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味的历史变迁印迹。可以这么说，场中路是一条充分见证地境四周由农村田野向城市化演进的马路。

场中路东起逸仙路，西止沪太路，全长6000多米，修筑于1936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是连通中山路（后改名逸仙路）和大场（镇）之间的一条乡间小道。

场中路西头南面的大场镇在上海的历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它形成于唐代之前，建镇于宋代，当时是加工买卖盐业的重要集镇，故名大场。

大场镇北面占地800亩的大场机场，最初是过去闸北慈善机构“普善山庄”为收敛路尸而购置建造的“义冢”。机场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强迫民工修筑的，企图征服中国。后来国民党军队又在这一带修筑工事，20世纪80年代时，场中路上还留有当年的多座“碉堡”，机场附近还留有蒋介石和宋美龄的“行宫”。

1958年以后，随着彭浦工业区的建设和彭浦新村的落成，共和新路向北延伸，场中路两侧才建起一些仓库、商店、工厂、运输公司和牧场。但是直至1978年之前，场中路两侧基本是分散的自然村、广袤的田野和弯弯的小河，一派田园风光。那时候夏天的早晨许多人乘厂车上班，车从彭浦大桥左拐下来，就可以看到农民们头戴草帽已经在农田里耕作了。而车一到三号桥附近，常常会听见东荛泾畔第二牧场里众多奶牛的叫唤声……当时共和新路以西的场中路上，唯一的公交线路是北浏线，还常常脱班误点，以至许多人到市中心去，只好步行到大场镇再换乘其他线路的公交车。

1983年左右，共和新路以西的场中路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拓宽改造，一气拆迁了路边不少的建筑，包括牛奶公司所属的乳品五厂和第二牧场及沿路许多农民的楼房；还兴建了一座占地面积20亩的彭浦公园，场中路由过去的“羊场小道”一跃而成为两车道的现代化马路。至此，场中路即步入城市化的快车道。好像是一眨眼的工夫，路边的自然村和田野小河渐渐消失了，山泉路、曲沃路、临汾路、保德路等这些以山西省地名为路名的马路纷纷诞生，幸福公寓、绿泉公寓、北捷公寓、龙兴家园等众多现代化的小区楼房拔地而起。

北浏线早已改道，前后有多条公交线经过场中路，车如流水马如龙，少年村路东侧的“海鹰小学站”差不多成了一个热闹的交通小枢纽。

步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共和新路南北高架的建造和轨道交通1号线彭浦新村站的开通，场中路的东段也发生了变化，岭南路、阳泉路、江杨南路的延伸和拓宽，特别是后来凉城路口铁路立交桥的建成，使场中路的路面交通更为畅快，沿路两旁各种大厦、住宅小区、饭店、宾馆、医院等应运而建，俨然成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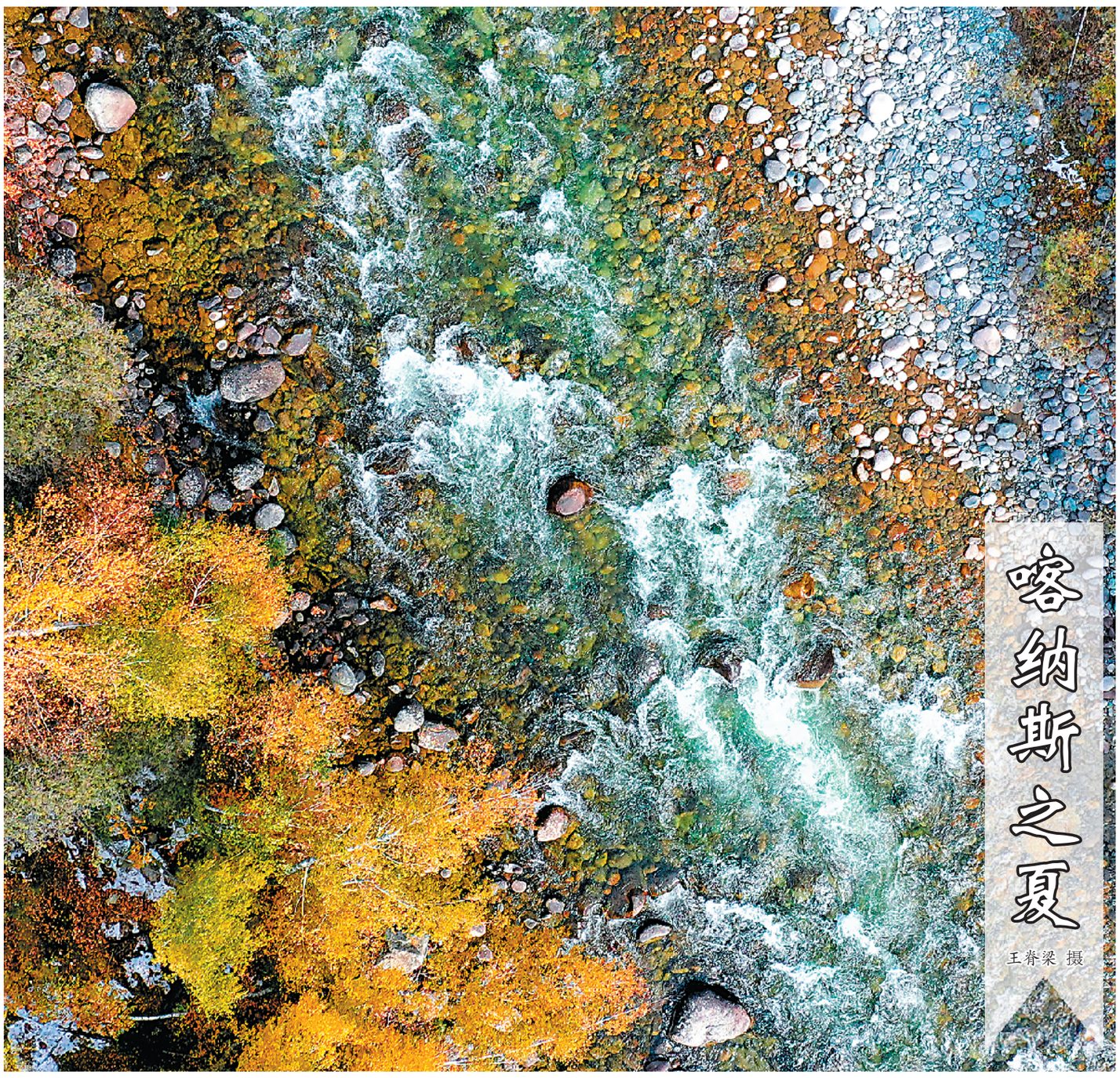
2014年前后，西部的场中路再次进行拓宽改造，因为随着周边道路的发展，某些路口又成为“瓶颈”。但是此时的场中路两边已经没有多少空间可以利用了。事在人为，有关部门经过充分“挖潜”，采取缩窄上街沿、移走行道树、搬迁部分民居等方法，终于使这一段的场中路由以前的四车道马路变为六车道马路，还加宽了三号桥，增加隔离护栏，开车、骑车者的安全系数大增，整个马路也变得更加畅通。

在此期间，场中路旁又产生了两条全新的马路。一条是少年村路以西，东华苑小区旁的界华路；另一条是少年村路以东的康宁路，康宁路直通长江西路。后来者居上，像它的名字，康庄宁静，六车道、中间有绿化隔离带，不论开车还是骑车或是步行，行驶在康宁路上更有一种赏心悦目的畅快感，未来的康宁路只会变得更加美好安康。

少年村路虽是场中路西边的一条小马路，却也是一条有“典故”的马路。1946年7月赵朴初、段力佩等人在这里的宝华寺内建立“少年村”，辟有农场和畜牧场，收留无家可归的流浪少年儿童，半耕半读，既学知识又学手艺。1947年9月由宋庆龄倡导组织的“战灾儿童义养中国分会”“义养”了这里的50名儿童。1951年少年村并入福利院，此后这里便留下了一条“少年村路”作为纪念。

如今的少年村路两旁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在1994年之前基本还是一条羊肠小道，两边有农田和小河。但如今已经是继彭浦新村之后老闸北第二个比较大型住宅区永和小区，漫步在这里，高楼林立，绿树掩映，环境优美，生活设施齐全。

少年村路延长段变成了原平路，这里的小区楼房宁静典雅，许多影视剧都来此处拍摄外景和内景。原平路还是一条集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于一路的“特色教育街”，这在全上海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耳朵里的夏天

□ 小林子

如果说春天是一首悠扬的诗，秋天是一幅斑斓的画，冬天是一尊冷峻的雕塑，那么，我想，夏天一定是一曲在耳畔奏响的美妙乐章。

黎明时分，当山岗还在沉睡，原野还在沉睡，村庄和人们也还在沉睡时，突然，一声清脆的鸟鸣从远处传来，接着便是两声、三声、无数声，像唢呐，似战鼓，这边落，那边起：麻雀叽叽喳喳，似在热烈地讨论着新一天的觅食计划；喜鹊欢快地叫着，仿佛在传递某种喜讯；而斑鸠那柔和的“咕咕”声，则像在慵懒地伸着懒腰，唤醒沉睡的大地。此时，躺在柔软的床上，静静地聆听着鸟儿的大合唱，心中满是对新一天的期待。推开窗户，清新的空气裹挟着泥土与青草的芬芳扑面而来，那是夏天独有的气息，带着一丝温热，却又无比清新，让人忍不住深深地吸上一口，仿佛要将这夏日的生机都纳入肺腑之中。

随着阳光逐渐炽热，夏日的喧嚣也渐渐拉开了帷幕。大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汽车的喇叭声、电动车的警示音、自行车铃铛的轻响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曲忙碌的都市交响曲。街边的小店里，传出悠扬的音乐声和店主们热情的吆喝声。那冰镇饮料瓶碰撞时发出的清脆声响，仿佛是夏日里的清凉音符，每一声都撩拨着人们心底对凉爽的渴望。卖西瓜的摊位前，刀切西瓜时那“沙沙”的声音，伴着瓜瓤破裂时清甜的汁水渗出的画面，光是听着，就能感受到那透心凉的爽意。

当阳光越来越热烈，时间也来到了午后。此时，鸟儿收起了它们的歌喉，蝉则粉墨登场。它们隐匿在枝繁叶茂的大树之上，像是一群不知疲倦的歌唱家。起初，只是稀稀拉拉的几个声音，试探性地打破了午后的寂静。但很快，这些声音便汇聚成了一股洪流，“知了——知了——”的叫声此起彼伏，连绵不绝。那声音高亢而尖锐，带着一种对炎热的抗争，又仿佛是在向世界宣告它们的存在。走在树下，这蝉鸣声如同一把把重锤，一下一下地敲打着耳膜，却也意外地让人感受到了夏天的热烈与蓬勃。偶尔有一阵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似为蝉鸣进行着轻柔的伴奏，二者相互交织，编织出一曲独特的夏日午间小调。

然而，最妙的莫过于傍晚时分了。此时，草丛中，不知名的小虫们开始叽叽哩叽哩地鸣叫，仿佛在召开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晚会；蟋蟀也用它那独特的嗓音，“蛐蛐——蛐蛐——”地吟唱着，那节奏分明的声音仿佛带着一种古老的韵律，诉说着岁月的故事；纺织娘也不甘示弱，发出“轧织——轧织——”的声响，似在穿梭于时光的经纬之间，编织着属于夏夜的美梦……

夏夜怎么能少得了蛙鸣呢！你听，池塘边，蛙鸣声此起彼伏，宛如一场盛大的合唱。有的青蛙喉咙里滚出一连串低沉而雄浑的“呱呱”声，像是领唱一般拉开了阵势；有的则清脆短促地应和着，高低起伏，错落有致。荷叶上的露珠在蛙鸣的震动下微微颤动，一不小心便滑落水中，发出轻微的“滴答”声，似是为这蛙鸣鼓掌喝彩。而那水面上泛起的层层涟漪，在月光的映照下波光粼粼，如同这片夏夜乐章中所跳动的音符。

在这喧闹的夏天里，每一个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种韵律都是一段情感，因为有了这丰富多彩的声音，从而让夏天变得更具生活的烟火气，也展现着大自然的生命力。在这快节奏的生活里，不妨让我们静下心来，用心去聆听这一切的声音，你会发现，原来，夏天一直在我们心底奏响着一曲永不落幕的华丽乐章。

本报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博大道1919号　邮编：200126　电话：021-20887106　传真：021-20887151　每逢周三出版　本期售价：1元　印刷：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有限公司